

石壁 苍茫

何葆国

著

公祠里的大钟咚咚咚地发出洪亮的响声，鞭炮也炸开了，不知谁刚刚结束仪式。祭祀的钟声敲响了客家祖地的尊严与荣光，激越的钟声，巨大的声音里带着一种醇厚悠扬的韵律，仿佛从遥远的历史深处传来，穿越现实的尘土，响彻在未来的时空里，经久不息。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石壁苍茫

何葆国 著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石壁苍茫 / 何葆国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08. 6

ISBN 978 - 7 - 5438 - 5303 - 4

I. 石... II. 何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94974 号

石壁苍茫

作 者: 何葆国

出 版 人: 李建国

责 任 编 辑: 廖 铁 赵颖峰

装 帧 设 计: 罗志义

出版、发行: 湖南人民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地 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

邮 编: 410005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 湖南望城湘江印务有限公司

印 次: 200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10 × 1000 1 / 16

印 张: 19

字 数: 265000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438 - 5303 - 4

定 价: 32.00 元

建议上架: 文学

营销电话: 0731 - 2226732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

内容提要

小说以二十世纪上半叶风云际会的历史变幻为背景,叙述了宁化石壁一群客家青年男女的恩怨情仇。石壁巫家经营着祖上留传下来的几个榨油坊,是当地大户人家。赌棍张礼杭被迫将女儿杰仪嫁给巫家二儿子永维做“细新妇子”,杰仪和永维的哥哥永咸早已暗生情愫,成年的永维因接受了新式教育而鄙弃杰仪,兄弟反目。永咸最终娶了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罗幼妹为妻,开始当家做主,然而,新婚之夜却遭到了千家围土匪的骚扰。寒门青年黄茂如和巫家女儿永祺相互爱慕,永祺在离校赴约中遭受意外。杰仪的弟弟杰心在继承了师傅的烟丝店后厄运连连,却意外地在收账途中救起了遭难的永祺,永维将永祺许配给杰心,欲亲上加亲,永祺在迎亲过程中与茂如私奔。共产党人徐世谦一直在石壁从事革命活动,1930年6月,他领导石壁农民进行暴动,攻打巫家,巫永咸在新生儿子的啼哭声中仓皇逃亡。七十年后,九十高龄的永咸在孙女的陪同下从台湾返回石壁寻根谒祖,意外连连,惊喜不断……在故事徐徐展开的同时,小说还描述了客家祖地的形成、千古流传下来的客家风俗习惯和客家人系的发生、发育的宏大历史,展示了客家人在长期迁徙流散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“硬颈”精神。

目 录

第一章 1

巫永成跳下地洞，把红漆篮提了下来，外面是晃动的火把，像影子幢幢的鬼火。他听到了一阵乱哄哄的声音，这此起彼伏的响声里传来一声、两声婴儿的哭叫，他听到了，是自己儿子的啼哭。那哭声让他心头发颤。他不能再听下去了，发狠地下了决心，把竹簕挪回原来的位置，顿时，一片浓稠的黑暗像大水淹没了他，他只能弯曲着身子，凭着感觉在暗道里跌跌撞撞地向前爬行。

第二章 21

对张杰心来说，1920年的冬至是一个茫然无助的日子，他眼睁睁地看着姐姐默不作声地收拾着简单的衣物，手挽起一只小小的包袱，木然地走出家门，独自一人向葛藤坑巫家走去。姐姐的背影消失在祖祠敦本堂后面的时候，杰心落下了一颗硕大的热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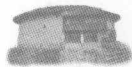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章 30

杰心和茂如从他身边分头走了，走了几步，杰心回头说了一句话。许多年之后，这话还时常响在永成的耳畔，让他若有所思。

杰心说：“你不把钱要回去，我明天就不上学了，你交了也是白交，我没欠你的，我不想欠人家什么。”

第四章 38

他毫不犹豫地伸出手，剥开第一只布扣，他的手在发抖，心跟随着怦怦直跳，快要跳出了嗓子眼。她把她的大襟衫脱了下来，强迫自己紧紧闭上眼睛，不要在那洁白隆起的地方停留，可是他还是情不自



目

录

禁地睁开眼睛，怔怔地注视着那神秘的女性禁地。

第五章 53

杰心知道和宁老板吃饭不会是一件好受的事情，更谈不上享受，但毕竟是免费的晚餐，能填饱肚子，给家里省一把米才是正经，所谓混一碗饭吃嘛。

“宁老板，我先走了……”杰心说。

宁老板突然伸出手，抓住杰心的一只手，放到手掌里捏了捏说：“后生子，好好跟我干……”

第六章 62

湖边的土地很松软，像是铺了厚厚一层的落叶，走在上面的感觉很有意思，似乎整个蛟湖在微微荡漾，整块地面也在轻轻地颤动。

“要是能在这湖边住一辈子，不知有多好。”永祺说。

“你搭个草屋吧，我在旁边也搭一个，陪你。”茂如说。

第七章 78

今天是自己大喜之日，怎么就碰上土匪了？这也是衰了。要是等下迎亲队伍到了，那可怎么办？永咸不想则已，一想头就大了。土匪抢钱抢物，也抢人，要是……

他继续往家里跑，心想，要真是那样，他就和他们拼了！

第八章 90

宁驼子虽然是光棍一条，但他的底子，看来土匪们也是摸透了。张杰心本想在身上带一把刀子，万一需要时也可以亮出来，不过转念一想，土匪要是蛮横起来，自己孤身一人带三把刀也没用处，所以就不带了，关键还是要带上胆识。他一个人悄悄往升仙台走去。

第九章 109

幼妹东张西望，像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，她摸着粗大的杖槌时，向永咸微微一笑。永咸觉得她的笑里意味深长，有一点嘲讽，有一

点使坏，还有一点挑逗，他心头的欲火一下就烧了起来。

第十章..... 128

茫茫无边的水面上，闪着诡异的光亮。杰心奋力地向前游动，眼前好像有一样什么东西，似乎只要伸手就可以抓到。他的手极力地往前伸，总是差那么一点点……杰心看到了宁老板，真真切切的宁驼子就坐在岸上，原来杰心一直想要抓住的东西就是宁老板搁在岸边的一只脚。

第十一章..... 158

永咸心里隐隐作痛，一切改变得这样彻底，连名字也变了，古老的村名只是顽强地寄存在老一辈人的回忆里。不过，他还是向着面前的村子投去久久的一瞥。

第十二章..... 172

老蛊婆咬紧了牙，发红的眼睛里像是流出一摊污血，说：“姓黄的，我不扎他几下，我心里不甘！”

“我……”永祺转过身想跑，但是老蛊婆突然像厉鬼一样扑上来，一手抓住了她的肩膀。

第十三章..... 197

杰心轻手轻脚打开了门，往外探了一下头，四处黑乎乎的，什么也没看见，正准备缩回来时，头上挨了一记闷棍，他哼了一声就瘫了下来，像麻袋一样倒在地上。

第十四章..... 211

四圣、五圣向外面吐着舌头，腹部穿过一把尖刀，肚肠流出，六圣、七圣则是手腕上穿过尖刀。茂如自然明白这血淋淋的场景不是真实的，但是化装的效果如此逼真，真是匪夷所思。

第十五章..... 235

杰力走了几步，把烟管拄在地上，向张文能问道：“张书记，你

奶奶是哪里人？她应该比我大不了几岁，我怎么不认识她？”

张文能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说实在的，我连我老爸都没见过一面，对我奶奶就更陌生了。我只听说她姓罗，叫罗幼妹。”

罗、幼、妹，三个音节像三颗子弹一下打中了永咸，他怔住了，定定地看着张文能，大声地问：“你奶奶叫罗幼妹？”

第十六章..... 251

癫子唱的，正是她的心声。追求一场火热的坚贞不渝的爱情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，就像另一支山歌所唱的，“有胆恋郎有胆当，唔怕门前架刀枪，只要两人情意好，要死要生妹来当”。只要有爱情，她怕什么呢？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无所畏惧的豪情。

第十七章..... 263

宁化、清流、归化，路隘林深苔滑，今日向何方？直指武夷山下。山下，山下，风展红旗如画。

第十八章..... 265

石壁人并不忌讳在说亲中的争吵，他们甚至认为“不吵不发”，“越吵越发”，可是张杰心和巫永咸说亲说得过于顺利了，过于和气了。现在回头想一想，这里面是不是就隐藏着阴谋呢？

第十九章..... 274

巫永咸不顾巫文姬的反对，喝下了一碗酒娘，然后抹了一下嘴，坐了下来，觉得全身通泰舒畅。这时，他感觉到自己真正回到了石壁，从身体到灵魂，全都回来了。

第二十章..... 283

张杰心对巫永祺说：“这回是真正娶到你了。”

巫永祺说：“这回我不跑了。”

一颗热泪从巫永咸的眼眶里晶莹地流了出来。这时，他发现巫永祺安详地在张杰心的怀里溘然长逝。



第一章

1

巫永咸是在儿子的啼哭声中踏上逃亡路的。那是七十年前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。

人命关天，这边是老婆在床上杀猪般地叫唤，接生婆细声地指责着她：“用劲啊，屙屎你会不会？”外边是农会暴动队把大门撞得砰砰响，尖利的喊声穿透土墙木板，像木棍一下一下地敲着他：“我们是石壁暴动队，永咸佬，滚出来！滚出来！”

巫永咸在产房前急得团团转，老婆的痛叫和暴动队的嘶喊混杂一起，像成群的大王蜂扑向他，令他狂躁不安而又无计可施。

这边是新的生命要诞生，外边是有人要他的命。

昨日他已经听说，曹坊暴动了，一伙持枪拿刀的农民包围了大户人家的房子，那些民团不知溜到哪边去了，农民像洪水一样冲进来，把人像包粽子一样捆绑起来，家中物件全部没收。他知道，禾口、石壁这一带的农民也在背后跃跃欲试，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动手了。

巫永咸在心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他感觉自己平日里对雇工还不

错，在村里也有人缘，修谱盖庙铺路造桥，从来是出最多的钱物，可是这下怎么跟他们摆道理呢？那些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农民此刻群情激昂，黝黑的脸上一片红彤彤的义愤，只怕一人吐一口水就能把他淹死。

这要怪自家那座油榨坊。谁叫爷爷传下一座榨油坊，而他又把它经营得越来越大呢？在葛藤坑，在石壁，甚至在整个宁化，他的永隆昌榨油坊都是最大的，这也难怪那伙穷人盯上他了。当然这里面有人在指使，他能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张杰心。想到这个人，他不由心头沉重，亲戚做不成，反而成了仇敌。

暴动队用木头撞门的声音，像榨油坊里的杖槌撞击着榨槽，发出宏大结实的响声，现实和幻觉的两种声音交织着，撞得巫永咸有些站不稳了。

在门后指挥雇工顶住大门的爸爸一手提着旱烟管，一手擦着头上的汗，神色慌乱地从回廊上跑过来，他的声音里带着很粗的气喘：“顶不住了，顶不住了，永咸，你快跑！”

巫永咸看着爸爸因为紧张而扭得变形的脸，说不出一句话。

“快跑，他们是来抓你的，你先跑到外面去避一避！”巫得明推了儿子一把，声音都打战了，“快呀，快——”

巫永咸摇摇头说：“我不能跑，幼妹就要养子了，我怎么能跑？”他禁不住走到窗门前，把头贴在窗棂上，用一根手指拨开厚厚的布帘，眼珠子紧紧地盯着床上的动静。

老婆的叫喊声渐渐小了下来，接生婆把头埋进了她的两腿之间，嘴里在念叨着什么。这边的动静小了，外边却是人声鼎沸，夹杂着号子和撞击声，像是赶墟一样热闹，又像是演戏一样临近高潮，屋瓦都快要被掀翻了。

“快跑呀，永咸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”巫得明推着儿子，手上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推得永咸踉跄着直往后退。

“我、我不跑……”

“你不跑就没命了。”

“要死就一家人埋在一窟。”

巫永咸话刚说完，额头上就挨了一记烟管。巫得明扬着手，似乎

还准备再敲一下，那黄铜铸成的小烟锅像一只暴怒的眼珠，他的眼睛也瞪大了，说：“你说什么疯话？人家来抓你，你却在这边等死，你姆没给你生腿吗？”

巫永咸从没见过爸爸这么发火，连下巴上的几根胡须都抖抖索索的，像是要烧起来一样。这些年来爸爸的身体一直不好，去年开始把整个家的经营管理大权交给了自己，他自然明白自己对整个家意味着什么。

“你快跑呀，老祖公以前还不是从中原跑来的？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！”巫得明脸上充满一种不可违抗的肃气。

巫永咸愣愣的像木偶人一样，心里却是百感交集。老婆正在为他生孩子，暴动队要来抓他了，两件大事碰在了一起，都是人命关天的。跑，还是不跑，这实在是难以选择。

这时，产房里传出接生婆的一声叫好：“头出来啦。”巫永咸心里怦然一动，眼泪就从眼眶里涌出来。

“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”巫得明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。

巫永咸听到了一声哇的啼哭，像一只喷呐高亢地吹响。接生婆兴奋地叫道：“永咸佬，你生了一个带柄的！”他听到自己脑子里轰的响了一声，身体似乎有些站不稳，巨大的喜悦像瀑布一样从天而降，他心里溅满了幸福的水花，他想大叫一声，但他只是用力地擦去眼泪，悲壮地转过身，向厨房跑去，一脚跨进厨房的门槛，回头对爸爸说：“我去向丈人爹报喜。”

石壁地界的习俗：头胎生男丁的，男丁父亲要带一只鸡、一壶酒和两斤熟肉到岳父母家报喜。这三样东西，巫永咸在食昼（吃午饭）时已经准备好了，因为老姆不在人世，他得自己做好准备，即使生的不是男丁，不需要“报喜”，这几样东西也是用得着的。

巫永咸冲进厨房，提起装满酒娘的锡壶和煮过的一块肉就往红漆篮里放，可是鸡还是活的，用麻绳绑着脚，系在桌脚上，看见他还咕咕地叫了两声。他也顾不上想太多，从地上抓起这只可怜的鸡，抓住鸡头用力地一拧，只见鸡翅膀拍打一下，便无声息了。永咸把鸡丢进竹篮里，一手挎着篮子走出了厨房。

巫得明发现儿子在这紧要关头还不忘礼节古俗，无话可说了，只

是撅起嘴，在烟管的铜嘴上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然后烟雾随着他的叹息从鼻子里徐徐飘荡出来。

“爸，我会回来给儿子‘洗三朝汤’。”巫永咸说。

巫得明点点头，心里说，“做六十工”（婴儿出生两个月办酒席）你能回来就好了，只要躲得过这一劫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

巫永咸向堆放竹砬石碓的横屋跑去，儿子的哭声追赶着他，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。大门外噼里啪啦传来一阵声响，有人点起了爆竹，发出狂热的尖叫。巫永咸骂了一声，心想本来现在应该是自己站在家门口，喜气洋洋地燃放鞭炮，这下只能由那伙龟孙子去放了。他心里无奈地说，儿子，反正也有炮声迎接你的出世，有总比无好，你也不用哭了。

这时，巫家厚厚的大门板轰隆一声，重重地倒在地上，一群人像一股巨浪涌进来。这是一群革命的农民，他们的脸上闪着造反的激情。过去他们很少来到巫家院子，偶尔来到也是战战兢兢毕恭毕敬，现在他们气壮如虎地冲了进来。

巫永咸挪开竹砬，下面露出了一个地洞。这是一条半人高的暗道，直通向房子后面的一片乱石岗。巫永咸跳下地洞，把红漆篮提了下来，外面是晃动的火把，像影影幢幢的鬼火。他听到了一阵乱哄哄的声音，这此起彼伏的响声里传来一声、两声婴儿的哭叫，他听到了，是自己儿子的啼哭。那哭声让他心头发颤。他不能再听下去了，发狠地下了决心，把竹砬挪回原来的位置，顿时，一片浓稠的黑暗像大水淹没了他，他只能弯曲着身子，凭着感觉在暗道里跌撞撞地向前爬行。

农民暴动队的喊叫声消失了，儿子的啼哭声也被隔开。这是一个无声的世界，散发出一股土地的气味，土腥里带着微辛。这是一条从土地深处开凿出来的逃亡路。一千五百多年前，巫永咸的先祖巫暹公从战火纷飞的平阳郡扶老携幼往南逃亡，又是一千多年前，天下大乱，巫罗俊公随着父亲逃到这边，现在，莫非又一个乱世降临了？巫永咸只能在儿子的哭声中独自上路，心里是几多的悲怆和沉痛。

这个不同寻常的夜晚在后来出版的《宁化人民革命史》里，只有短短的一句话：“禾口党支部于（1930年）6月24日晚召集农会会员两百多人在禾口道南学校操场进行暴动分工，当晚分别在禾口、石壁、凤山、水东等村捉拿土豪，没收其财产。”

但是它注定要被人不断地提起和讲述，反复地回想和想象。

那个夜晚的亲历者已经越来越少，在世的大都垂垂老矣，无法开口说话，但是坐在维藩桥长椅上的人们，说起那个夜晚，却像是昨日夜边发生的事一样，他们一个个变成了当事人，说得口沫四溅绘声绘色，只是每个人演绎的版本不同，甚至彼此矛盾、截然相反，有时同一个人说的，今日和昨日的说法就不一样了。这些饶舌多嘴的人多是六十几岁的老人，喜欢听他们讲古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，再说越来越多的后生子到城里打工去了，老人们只是自得其乐地说着过瘾。晒晒日头，动动嘴皮子，时间似乎就过得快一些。

可以说的话题太多了，屁股下坐着的这维藩桥，要说就能说半天。这桥原来不叫维藩桥，而叫做福德桥，原来的桥址也不在这边，而在小河上游四十米处，大清雍正13年（1735年）夏日，山洪暴发，把桥冲塌了，村中张氏族人便集资重建。可是张姓长房的一个老者说，社公（土地神）托梦给他，说是福德桥建于原处，风水不佳，应该往下迁移四十米。这一说法一直颇有争议，不过，到了乾隆9年（1744年），张姓族人还是再次筹资，依照社公托梦的建议，迁址重建了福德桥，还是单拱石桥，只是名字改成维藩桥，桥上建起了长长的木构凉亭，供奉财神爷，保佑大家出门平安发财，两边安置了长条木椅，同时在桥头用青砖砌成一座德润亭，是为暖亭，可以给歇脚的路人遮风挡雨。维藩桥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被人拆毁了，现在的桥是1990年依原貌重建的。当年谁带头拆的桥，后来得到什么报应，这也是有一些故事的，但是讲得多了，像酸掉的水酒，没有人感兴趣了。现在，维藩桥、德润亭和巍峨耸立的客家公祠几乎连成了一个整体，

坐在桥上的木椅上，就能看到客家公祠那雄伟的牌楼。

牌楼前的空地上时常停满大大小小的汽车，那是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来的客人，他们全都是到客家公祠里寻根谒祖的，有的老态龙钟，需要别人搀扶才能走路，有的则是被父母抱在怀里或者牵在手上，更多的是西装革履的中年人，一个个表情凝重，而又掩饰不住一种回到祖地的欣慰。

维藩桥上的老人们早已见多不怪。自从1995年客家公祠落成之后，他们也算是见了大世面。每年的10月16日是客家公祠的公祭日，石壁地面上突然就冒出黄澄澄的一大片人，好像从地里钻出来的蘑菇，眨眼间就布满了整个石壁。黄澄澄一片呀，像金黄色的稻禾翻起层层波浪，因为他们都穿着祭祖的黄色马夹。

全世界的客家人都认石壁是客家祖地，你说这是多大的事？全中国的人都认北京是首都，而认石壁是客家祖地的可是全世界的客家人，全世界呀，这样一比较，石壁都比北京厉害了，老人们就突然兴奋起来，手舞足蹈的，恨不得连饮三碗酒娘，于是不免又要滔滔不绝地说上半天。

这是2000年5月的一天，有一个孙子在宁化县委报道组工作的老人向大家发布最新新闻：巫永咸要从台湾回来石壁醮地祭祖了。谁知有人不以为然，说永咸佬说要回来都说过几多遍了。有人扳着手指头算了一下，说永咸佬九十多了，他还走得动吗？看到大家对自己独家发布的消息表示怀疑，这个老人很不高兴，他说的消息可是有正规的来源渠道，一向具有权威性，居然一点也没有轰动效应。不过他还是很快速转换话题说，前几天他看到两个后生子搀扶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一步一步地走向客家公祠的正殿玉屏堂，一问才知道那两个后生子是老人的曾孙，那老人很老了，你们知道他今年几多老吗？说到这里，他卖了个关子，等许多脸朝他转过来，才伸出一根指头说，今年整整一百岁。老人说：“人家都一百了，永咸佬才几多？”他把话题又绕回来了，其实，他的言外之意是，人家一百岁老人都来了，巫永咸不过九十一岁，他也是可以回来的，最多两个人搀住他。

于是，巫永咸这个名字以及那个夜晚，又开始在人们的嘴上流

传，成为今日最重大的话题。

有人说，巫永咸那天夜晚从暗道里逃出去，一路狂奔，连竹篮里的那只鸡掉落在地上，他都没有发觉，他穿过邓坊桥、张家地，跑到济村长坑的丈人爹家里，直喘着气，话都说不出来。

有人立即反驳说，不对，那天夜晚，巫永咸本来是想到丈人爹家里报喜，但是形势危急，他觉得还是生命第一，就把那块熟肉当下酒菜，一口酒一口肉，全装进肚子里，然后头脑冷静了，身上也有力气了，就翻山越岭一口气跑到水茜，然后又跑到安远，躲进树高林密的牙梳山里。

这时，张杰力拄着长长的旱烟管，颤颤巍巍地走过来。大家全都转过眼睛看着他，有人叫他叔哩，有人叫老叔公，还有人叫公。张杰力今年八十五岁了，满脸是纵横交错的皱纹，牙齿掉得差不多了，但是他的耳朵还不背，两手拄着旱烟管，驼背的身子站稳了，站成一张弓似的。

“你们说永咸佬，当年呀，我……”张杰力一开口，嘴巴就像风箱一抽一抽地往外送着风。人老话多，他的啰唆和牢骚在石壁地界早已出名。有人在后面说他，“牙齿了了稀，说谎一簸箕”，当面还得耐心地听他絮絮叨叨。

1930年那个夜晚，张杰力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，据说他也混在农民暴动队里，他老哥张杰心是正式队员，他是拿了一把菜刀参加暴动的，算是编外队员。

巫家房屋是石壁大户人家最常见的上厅下廊回字形结构，那个动荡的夜晚，暴动队里三层外三层围住了巫家大门，但是那苦檀木做的大门坚硬牢固，十来个人抬起一根柞木，喊着号子，一遍遍地猛烈冲撞，“嘭”的一声，大门震落一片尘土，像落雨一样，那柞木上面的力气反弹回来，大家全都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

指挥暴动的徐世谦下令，继续撞门，直至撞开为止。

跌倒的人从地上爬起来，抬起柞木，喊着“嗨嘿——嗨嘿——”的号子，勇猛地向前冲，嘭！大门又是一声巨响，震落许多尘土，依旧岿然不动。

这种古老而简陋的攻门方法，在暴动队员不屈不挠的努力下，还

是收到了效果。大门轰然倒塌，暴动队像潮水一样涌进巫家。

对十五岁的张杰力来说，当年冲进巫家有一个隐秘的任务，就是救出他的姐姐张杰仪。十年前，也是十五岁的张杰仪嫁给了年仅五岁的巫家二少爷巫永维，成了一个辛酸无人知的“等郎妹”，更成了巫家一个不用付工钱的长工。那天晚上，张杰力像一条泥鳅在人群中穿来穿去，巫家回字形的格局让他有些摸不着方向，姐姐住的厢房他早几年是到过几次，但是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，加上当时闹哄哄的气氛，他窜来窜去也没找到，只好回头挤进人堆里。

那时，暴动队员团团围住了巫永威的父亲巫得明，要求他交出儿子。乡里乡亲的，大家也都知道是他儿子掌控着家中大权。巫得明说，永威到石城收账去了。领头的徐世谦冷笑一声，说：“你骗鬼哩，永威老婆在家生孩子，他能到外面去？一定是藏起来了！”他一声令下，两个暴动队员就扑向巫得明，把他的双手反剪起来。他束手就擒，手上的旱烟管掉在了地上。这时，张杰力挤上前来，冲着巫得明厉声责问：“你把我姐藏在哪边了？”他从地上捡起旱烟管，烟锅差不多戳到了巫得明的鼻子，声音又拔尖了许多：“说！我姐在哪边？”

巫得明苦着脸说：“我是不管事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……”话没说完，鼻头上便挨了一记烟锅。

后来，这根用仙柑木做成的旱烟管被张杰力私自截留。1933年，张杰力参加红军，因为不能带烟管，就藏在了自家床铺下一只废弃的烟箩里。1934年10月6日，张杰力随红军大队人马在凤凰山集结，休整了一天，然后便开往于都，踏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。可是没多久，张杰力便在湖南境内的一次战斗中被打散了，赶不上红军队伍，只好一路做乞丐走回来，像客家先民一样从站岭隘口回到石壁。那烟管被他翻找出来，重新回归他的嘴上。现在，旱烟管不仅是张杰力的吸烟工具，也是他的拐杖，那黄铜制成的烟锅时常拄在地上，都已经磨损出裂痕。

张杰力拄着烟管，走到长椅前边，身子重心压在烟管上，然后缓缓地把身子转过来，屁股一点一点地落在木椅上，他瘪着嘴说：“永威佬不知老成什么样？七十年了，他都不敢回来……”

“过几天人家不就要回来了吗？”有人接上话。

张杰力抬起烟管，往烟嘴吸了一口，烟锅里居然亮了一下，看不出那里还真有烟丝。本来烟管吸的是晒烟，但是晒烟早都改种成烤烟了，而且是烟草局专卖，他那烟锅里将就的烤烟丝显然出自地下的私人作坊。烟呛了张杰力一口，他一边咳一边说：“以前呀，永威佬是我们要打的土豪，打土豪分田地，他那榨油坊多大啊，现在，他又成了宝贝啦……”

“风水轮流转嘛。”有人接上话，又随即转了话题说，“杰力叔哩，当年你要是把长征走下去，现在你也是咱国家的宝贝了。”

张杰力愣了一下，眼珠定定地不转，合上嘴，脸沉沉的再也不吭一声。

这个话题正好碰到了他心里的痛处。当年他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散了，发现硝烟已经散尽，四周是莽莽苍苍的大山，像是石壁的东华山，但又明显不是。红军不知在哪里，白军也没有了，身边只躺着几具战友的尸体，他硬撑着爬起来，把他们草草地掩埋，然后丧魂落魄地逃离战场，一路乞讨走了三个多月才走回石壁。虽然几年前县里把他定为“红军失散人员”，每月给他发三百来块钱，但这似乎不是一件光彩的事。早几年，张杰力牙齿还没掉落的时候，说话还很有中气，他常常在维藩桥上拍着胸脯对大家说，要是我当年不被打散，把长征走完，解放后说不定也能弄个将军当一当。不过，立即有人反驳他说，这也难说，说不定你早就死了，骨头都不知埋在哪边！清明都没后代给你醮地！这说得也是，当年宁化参加红军的有一万三千多人，占全县总人口的十分之一，可是这一万三千多人在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中，死伤无数，单单是湘江战役，宁化人就死了几千个，最后走完长征还活着的宁化籍红军战士只有五十八个人。谁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这五十八个幸运者之一呢？就是活下来，也不一定就能当将军，那将军不是太多、太好当了吗？像石壁江夏堂的黄茂明，走了一半的长征，失散后继续参加革命，解放后也不过是当了个行署专员。所以，有时想想，现在还能活着，每个月还能领三百块钱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，比起那些埋在他乡的老乡，也算是大福大贵了。

大家继续说起巫永威的话题，这是一个很有悬念的常说常新的